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三十一　　元　鄭玉　撰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𤗸卒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家氏曰陳叛中國久矣晉不能治而宋興師伐之為中國撓楚也十一年楚鄭伐宋以撓晉今宋人伐陳亦以撓楚高氏曰書伐許伐陳亦著楚之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高氏曰見齊之君臣同來伐我而分兵以圍二邑蓋甚之又甚也高厚不稱齊者繫齊侯也齊魯乃世婚姻之國而侵伐不已見魯之衰有以致伐矣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國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震駭而奔懷慝之禍也夫陳乃宋讐而奔焉意尤可誅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也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師氏曰魯鄙有四而莒每伐其東齊每伐其北邾每伐其南非惟魯不能睦

四隣亦足以見齊莒邾之非善隣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　高郵孫氏曰春秋夷狄之來曾者但書曰來不曰朝也介葛盧白狄是也臨江劉氏曰夷狄于中國無事爲其于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有善其交際不得通也是以春秋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爲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

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家氏曰春秋之世所謂戎狄者多錯居九服之內又自以爲先代之後明德之裔莫不負恃强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會戎苟求無事而已今白狄慕義順朝固非周制之所許拒而絶之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辨分而無絶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愚按經書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而傳云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夫晉之執石買雖因其伐曹之故然所以執之則因其來聘而遂執之耳非以其罪而執之于其國也故經以行人書之石買既為行人至晉孫蒯何緣與之同行而亦被執乎蓋傳因伐曹之事實孫蒯石買之所為故附會而為此言耳謝氏曰以衛不直而執之則罪不在行人

以買伐曹而執之則不當執于行人臨江劉氏曰晉稱人以執非霸討也此其爲非霸討奈何衛孫蒯淫獵于曹曹人閉門詬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爲惡矣而未能知孫蒯逐君之爲惡也蒯者咼爲者也孫林父之子也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爲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爲霸討而況兼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此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揵有功無

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

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

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

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

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啖氏曰諸侯同心圍齊特書同圍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胡氏曰凡

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隣國覿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愚按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嘗屬齊矣今皆與于圍齊之役而莫敢有不同者晉人以大義驅之也霸主所舉皆如圍齊天下諸侯豈有異議哉亦可以見人心天理好善惡惡無不同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愚按午之伐鄭雖子孔召

之然實晉楚安危之所係而中國夷狄消長之幾也

涉于魚齒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豈非天未

欲啟夷狄以禍中國乎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

其伐我故　高郵孫氏曰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

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陳氏曰申言諸侯間有事也師氏曰諸侯圍齊鄭伯亦與楚乃伺隙伐鄭爲諸侯之計拒楚救鄭以尊中國可也祝柯之盟意其在是而執邾子斯爲下矣家氏曰諸侯同怒齊而伐邾子身與戎馬驅馳之間又與于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况邾魯以疆事搆爭晉既討而執之矣今自齊來反當敘勤閔勞之時乃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高氏曰不書以歸者旋即舍

之也葢執其君以刼其地得其地即舍之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其脅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霸政也

公至自伐齊

臨江劉氏曰此圍也其以伐至何也以伐告也

取邾田自漷水

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泰山孫氏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内也蘇氏曰魯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謝氏曰邾小國也其伐我南鄙正以疆界不明故圍齊之後晉人執其君魯人取其田春秋正其曲直而田稱邾邾田書取則疆界不明曲乃在魯矣邾田自漷水著其取田之多也圍齊義也取

邾田不義也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故晋執邾子書人邾以田與魯書取所以正其亂也　愚按經書取邾田而傳稱疆我田蓋魯人以正疆爲名而妄取邾田春秋誅其心故沒其疆田之說而正其取田之罪直書曰取邾田

季孫宿如晉

拜師晋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

胥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彛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高氏曰晉人以未卒事于齊復使欒魴帥師從衛孫林父伐齊此獨書衛伐之者蓋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林父欲除之故耳然則林父逐君之罪與衛侯受逐者所立霸主所當討而反與之會伐則晉平公之霸業可知也已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

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家氏曰齊靈廢嫡于兵敗國危之時齊光篡父于病篤垂死之際靈之暴光之

逆所謂凶德參會萃于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來正由高厚崔杼貪于得權以成此禍耳厚贊其君伐本幹樹疣櫱已為之傅思久于其位也孰知崔杼陰拱其傍為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篡殺厚而兼其室遂相齊而志猶未饜復殺光以自媚于晉亂臣賊子茍以患失為心其禍至于殺身喪邦覆其族而後已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

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陸氏曰聞齊侯卒乃還不當更往臨江劉氏曰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還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為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為蘇氏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

有為常山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皆是而士匄乃有惻隱之心還師不侵豈非善乎高氏曰春秋之義事畢書還未畢書復此以畢事之辭書之何也士匄所以興師而往者為齊靈公也靈公既卒于是遂反春秋以為得事畢之義故書還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如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左氏曰書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權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辭言之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

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師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産為卿　胡氏曰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爲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高氏曰齊及晉平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許

氏曰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書叔孫僑如會晉

荀首于穀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

動則列國事之如此

城武城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

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家氏曰城西郛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為魯大舉伐齊齊雖困而未服故魯所以為備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有不至至則危矣雖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高

氏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為盟以結好自是十七年莒魯不交兵

夏六月庚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晉士匄之不伐喪也遂會于澶淵修文來遠不誣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師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家氏曰此譏魯之叛盟伐國而晉不討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胡氏曰公子燮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于夷狄書者罪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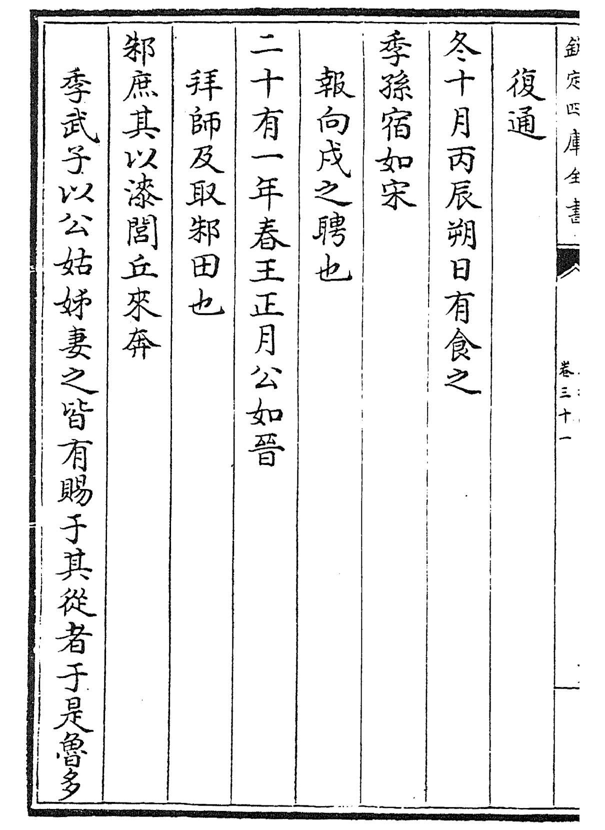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奔呼于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氏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陸氏曰稱弟者罪其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謝氏曰罪哀公不能全其弟也家氏曰黄不奔他國而奔楚甘于從夷者也書奔楚亦以貶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　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



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胡氏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

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叛臣也經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臨江劉氏曰漆一邑閭丘一邑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薛氏曰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與言理矣樸鄉呂氏曰人臣之叛必適讐國魯之于邾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人甚矣陳氏曰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向者莒太子僕

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㚉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則不書公猶在晉而季孫宿納庶其則何以書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茍不納之雖有公命不書茍納之雖無君命必謹而書之謝氏曰納叛非所以安吾國失信非所以服隣國家氏曰善乎臧孫之言知庶其之為盜知季氏為受盜之主其言有合于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初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爲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

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失其親其有為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

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

黨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
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劉氏意林曰
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
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
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于治天
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之
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

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于人道之始閨門之内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高氏曰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奔于楚以其强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家氏曰盈之奔也雖無可坐之罪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令使其母以淫故而覆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未至爲耳春秋去爵書奔旨或如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之又比月食葢自是八年之間而日食七禍變動矣石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才三十六也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髙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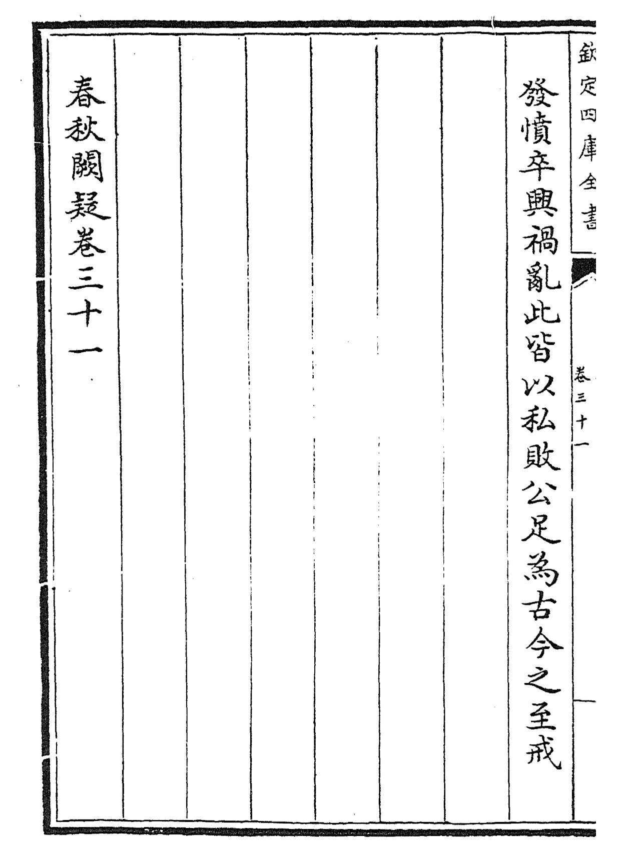
曹伯來朝

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師氏曰欒盈晉大夫出奔于楚將倚楚以報晉晉侯會諸侯于商任將以備楚而拒欒盈耳

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惡何有于國而平公受其敵怨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



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古今之至戒

春秋闕疑卷三十一

春秋闕疑卷三十二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莒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令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将作矣齊将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氏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
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刜五典厚人
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将搏執之而命
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将可

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

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禄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

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高氏曰以楚國之力而除一嬖寵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泣之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于四境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

夫威柄既立則責誰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于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矣五峯胡氏曰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必欲殺之則非矣為棄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于王而王不聽則竊父而去之可也諫于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于王與父皆不聽為則請後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閔默恬然

不動其心坐視王殺其父然後死之者以為子則不孝以為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以人至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棄疾者大夫者人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者宗室之枝葉庇蔭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殺其父矣豈必待貶絕而後見其惡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

夏邾畀我來奔

杜氏曰畀我庶其之黨高氏曰向受邾之叛臣與其邑今又受其叛臣是冬臧孫紇出奔邾邾亦受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

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東萊呂氏曰慶虎慶寅之罪不等故言及也陳氏曰春秋不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爲爾叛必不能殺者也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特

以弟書歸譏陳侯也高氏曰公子黄之反書自楚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黄之進退皆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

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

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

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

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大東萊呂氏曰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己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郛幾危晉室盈之罪固不可逃然考其所致之由而宣子之罪尤大臨江劉氏曰不言叛者劫衆以敵君則亂而已矣蘇氏曰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胡氏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

為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則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許氏曰齊閒欒氏之難故能得志于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于此矣書齊侯本其惡也師氏曰先伐衛者意不在衛先以衛嘗師俾晉不為之備出其不意則遂由衛以伐晉所以見齊之處心積慮為難測故書伐衛遂伐晉以誅其意也常

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曾命豹帥師救之斯義重也豹反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明矣陸氏曰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遥為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罪豹也髙郵孫氏曰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不能有罪而猶輕耳春

秋之義次皆有罪于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是也陳氏曰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鷄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而始故謹而書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

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氏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宫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杜氏曰紇阿季氏為之廢少立長以取奔亡書奔罪之家氏曰季孫宿自

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以是為臧紇之罪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盈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絶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家氏曰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絶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而與君為敵于是始明

正之罪不繫之于晉而誅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無賢君羣下互相吞噬以兼并其爵邑亡同括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為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昬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陸氏曰掩其不備曰襲高氏曰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

伐之若乘人之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故春秋獨此書襲莒者罪齊莊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謝氏曰晉有難而伐之莒無故而襲之黨叛臣伐盟主襲隣國齊莊之君德喪矣家氏曰著爵而書襲罪其以大國之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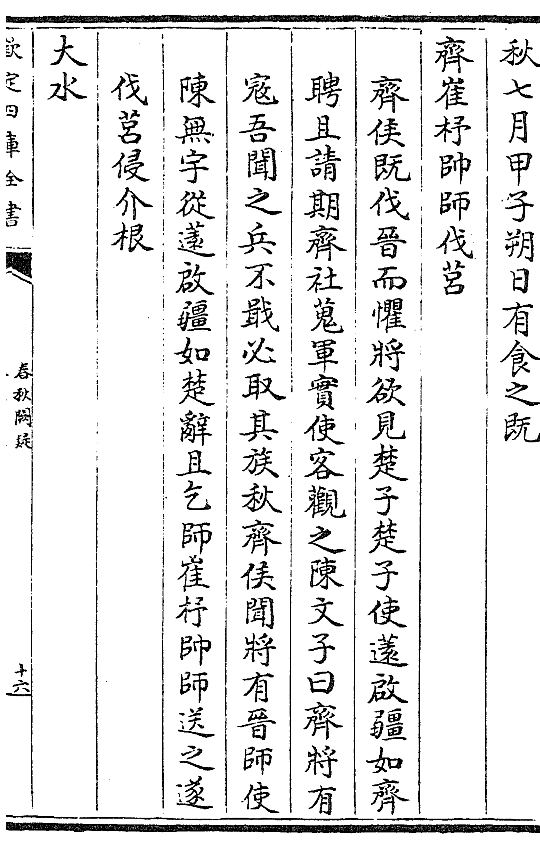
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乃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仲孫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爲謝氏曰救而次為不仁出師而侵為不義

夏楚子伐吴

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高氏曰自襄公言之楚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吴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吴以是知楚弱而勢分于吴方急吴而緩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于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晉侯于是為夷儀之會帥十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

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耳下言崔杼伐我北鄙葢知晉之無能爲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高氏曰齊聞諸侯已會遂告急于楚楚畏吴而緩晉故舍鄭者十有四年今以鄭伯在會故帥三國同伐鄭以救之加楚子于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惡三國也許氏曰夷狄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

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諸侯之救不足録矣家氏曰書會不書伐不與晉以伐也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子以下皆書爵非爵也見中國夷狄之君皆無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

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聘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氏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

穀不升謂之大侵胡氏曰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爲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高氏曰崔子之志隣國知之而齊侯不寤嗚呼人將伐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内傾自然之符也授人兵柄者宜鑒兹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爲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

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鮀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平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

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許氏曰齊莊陵大國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至此足以為世鑒矣謝氏曰崔杼以世卿專國久矣是以難其君若難匹夫羣臣惟知聽命于崔而不知有君也然則世卿之

禍可不戒哉家氏曰光之立也迫其父而奪之位蓋篡也今其死迄正天討于例當稱國以弒乃猶著弒賊之名何耶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之所得討也導光以篡者杼也今間其有怨于大國又從而弒之蓋光因杼以得立不假杼以權杼實憾焉辭曰為晉弒君以自解于衆本非為晉也是故坐以首惡胡氏曰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

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宫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君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者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氏曰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

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

旆聲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諜于齊衆

而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

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

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愚按劉氏權衡謂晉受齊

賂是成亂也春秋何以不書蓋會于夷儀本以伐齊

未知莊公之弑齊人之賂特以免伐非為弑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至是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爲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

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胡氏曰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張氏曰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命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罪之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家氏曰春秋之

世内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衎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篡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入内外不二君也衎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而不名内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衎入夫然後名衎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于二君矣陳氏曰衎列于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

也將爲名之剽列于諸侯之會七而後殺其弑也又將爲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子奪矣春秋不没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

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至是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吴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吴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吴師吴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

吴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陳氏
曰楚雖滅國嘗稱君將矣于是書大夫楚强也家氏
曰國雖小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愚謂雖井陻木刋當陳之隧鄭人以是怨之然興是師者楚也鄭不能從盟主以大義責楚徒出偏師惟陳是務則亦報怨而已故入陳伐陳春秋備書之所以明其為忿兵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公羊氏曰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氏曰諸
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
也胡氏曰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
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
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
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

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謝氏曰衎之奔也孫林父甯殖立剽以主衛衛之政令出于剽者十有三年甯喜北面臣之久矣然則剽甯喜之君也衎之入也甯喜又以子鮮之命攻剽而殺之其殺剽非以社稷為心也特以固寵而已剽之立雖非正春秋書君書弒者正剽為喜之

君以著喜之逆也受其命則為之君食其禄則為之臣北面事之矣而復害之逆之大也孫林父甯殖逐衎而立剽甯喜殺剽而立衎其罪一也　愚按衛衎之入使晉侯衛衎甯喜三人者有一能盡其道則遂成反正之功而不陷于弑逆之名矣晉之欲入衎于夷儀也諸侯在會剽亦與焉使晉能盡霸主之職明剽簒立之罪執之于會歸于京師然後召衎與會以正其位使復其國則可以令諸侯安衛國而無虞矣

蒯乃使魏究復逆衎以入于夷儀將使衛以夷儀與之夫衎當立則衛國皆衎之有也衎不當立又安得以夷儀與之乎此霸主之復衎失其道以致此也為衛衎者已既當立為人所簒自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明剽之罪而廢之然後復國則可以奉宗廟臨臣民而無愧矣蒯乃假言子鮮通于甯氏與聞弑逆以求復國其何以為君乎此衎之復國不以其道以致此也為甯喜者一聞父命則當以事請于方伯告于

天子正剽之罪而廢之定衎之位而復之則可以成其父之志而蓋前人之愆矣縱以利害相持剽或至死則殺有罪也亦不過坐以非司寇而擅殺之罪從末減矣安得謂之弑哉顧乃遷延不舉北面事之五六年矣及聞子鮮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語方為利而動殺其所事迎復舊君于義悖矣況剽之在國十有三年居于國曰衛侯與于會曰衛侯死于喜曰衛侯終無有能明其罪而廢之者既死之後春秋安得

不謂之衛君而以弑書乎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弑逆之名豈不信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　謝氏曰獻公將反林父專邑背國有危社稷之心入戚書叛著其逆也髙氏曰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書叛自林父始家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彭城以叛晉欒盈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

孫林父乃以叛書何哉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魚石本無罪華元陷之欒盈本無罪士匄陷之故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為禍之首也若林父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逐其君于外十二年甯殖之子喜納君而逐林父喜麗于弑林父麗于叛春秋比而誅之惟其公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謝氏曰衎之出非有大罪剽既弑則國乃其國故其反國書歸以其播越失國故書

名以其已絶而得歸故書復歸諸侯雖無大惡茍不能保國而出則其位絶矣復歸名以正獻公之罪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家氏曰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

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將有討于衛荀吳來召公晉平之世强臣僭横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于是衛侯會之

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者也霸者之職以主張名分為事晉悼公務奬

諸侯之大夫以抗其君而下陵上替晉亦坐受其獘矣孫林父作亂逐君悼公反列于會以定簒君之位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今剽死獻復平公又受賊臣之譖而摧辱其君止獻公因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吁平固愚矣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等剖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也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國悼與平實有以啟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内師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不知圍

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氏曰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内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

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

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謝氏曰甯喜弒君之賊也晉國執而不殺者執不以其罪也孫林父甯喜其罪一也喜之弒剽也林父為叛于戚晉之執喜以其背林父而非以其害君也釋二逆不治而

執逆臣以助逆臣失霸討之義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

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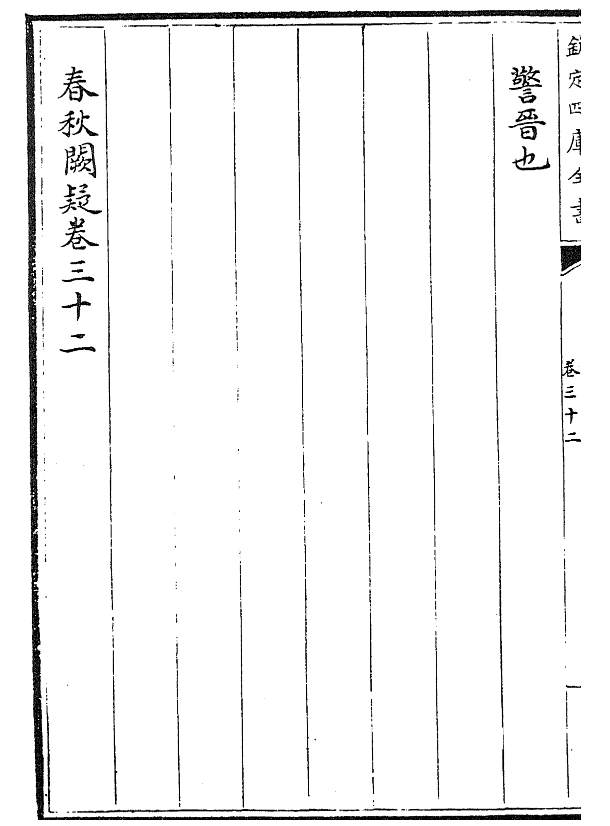
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

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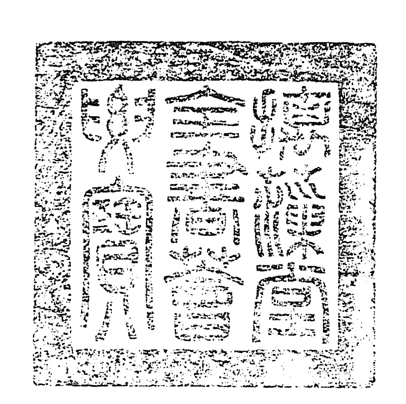
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

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許氏曰嗟乎許男之愎也以中國諸侯而死于夷狄死非其所矣師氏曰陳蔡從夷狄以伐中國罪孰大焉書其爵以與楚並姑蓋之于楚云耳高氏曰子產之言所謂不爭之德怨之所以平兵之所以弭也家氏曰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



警晉也

春秋闕疑卷三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